

第二十八回

花果山羣妖聚義

黑松林三藏逢魔

却說那大聖雖被唐僧逐趕，然猶思念感嘆不已；早望見東洋大海道：「我不走此路者，已五百年矣！」只見那海水——

煙波蕩蕩，巨浪悠悠。煙波蕩蕩接天河，巨浪悠悠通地脉。潮來洶湧，水浸灣環。潮來洶湧，猶如霹靂吼三春；水浸灣環，却似狂風吹九夏。乘龍福老，往來必定皺眉；行跨鶴仙童，反覆果然憂慮過。近岸無村社，傍水少漁舟。浪捲千年雪，風生六月秋。野禽憑出沒，沙鳥任沉浮。眼前無釣客，耳畔只聞鷗。海底游魚樂，天邊過鴈愁。

那行者將身一縱，跳過了東洋大海，早至花果山。按落雲頭，睜睛觀看，那山上花草俱無，煙霞盡絕；峯巖倒塌，林樹焦枯。你道怎麼這等？只因他闖了天宮，拿上界去，此山被顯聖二郎

神，率領那梅山七弟兄，放火燒壞了。這大聖倍加淒慘。有一篇敗山頽景的古風爲證：

『回顧仙山兩淚垂，對山淒慘更傷悲。當時只道山無損，今日方知地有虧。可恨二郎將我滅，堪嘆小聖把人欺。行兇掘你先靈墓，無干破爾祖墳基。滿天霞霧皆消蕩，遍地風雲盡散稀。東嶺不聞斑虎嘯，西山那見白猿啼。北谿狐兔無踪跡，南谷獐羆沒影遺。青石燒成千塊土，碧砂化作一堆泥。洞外喬松皆倚倒，崖前翠柏盡稀少。椿杉槐檜棗檀蕉，桃杏李梅梨棗了。柘絕桑無怎養蠶，柳稀竹少難棲鳥。峯頭巧石化爲塵，澗底泉乾都是草。崖前土黑沒芝蘭，路畔泥紅藤薜攀。往日飛禽飛那處？當時走獸走何山？豹嫌蟒惡傾頽所，鶴避蛇回敗壞間。想是日前行惡念，致令目下受艱難。』

那大聖正當悲切，只聽得那芳草坡前，曼荊岡內，響一聲，跳出七八個小猴，一擁上前，圍住叩頭，高叫道：『大聖爺爺！今日來家了！』美猴王道：『你們因何不要不頑，一個個都潛踪隱跡？我來多時了，不見你們形影，何也？』羣猴聽說，一個個垂淚告道：『自大聖擒拿上界，我

們被獵人之苦，着實難捱！怎禁他硬弩強弓，黃鷹劣犬，網扣鎗鉤，故此各惜性命，不敢出頭頭要；只是深潛洞府，遠避高巢，饑去坡前偷草食，渴來澗下吸清泉。却纔聽得大聖爺爺聲音，特來接見，伏望扶持。」

那大聖聞得此言，愈加悽慘，便問：「你們還有多少在此山上？」羣猴道：「老者，小者，只有千把。」大聖道：「我當時共有四萬七千羣妖，如今都往那裏去了？」羣猴道：「自從爺爺去後，這山被二郎菩薩點上火，燒殺了大半。我們蹲在井裏，鑽在澗內，藏於鐵板橋下，得了性命。及至火滅煙消，出來看時，又沒花果養贍，難以存活，別處又去了一半。我們這一半，捱苦的住在山中，這兩年，又被些打獵的搶了一半去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他搶你去何幹？」羣猴道：「說起這獵戶，可恨！他把我們中箭着鎗的，中毒打死的，拿了去剝皮剔骨，醬煮醋蒸，油煎鹽炒，當做下飯食用；或有那遭網的，遇扣的，夾活兒拿去了，教他跳圈做戲，翻筋斗，豎蜻蜓，當街上鑼播鼓，無所不爲的頑耍。」

大聖聞此言，更十分惱怒道：「洞中有甚麼人執事？」羣妖道：「還有馬流二元帥，奔巴

二將軍，管着哩。」大聖道：「你們去報他知道，說我來了。」那些小妖，撞入門內，報道：「大聖爺爺來家了。」那馬流奔巴聞報，忙出門叩頭，迎接進洞。大聖坐在中間，羣妖羅拜於前，啟道：「大聖爺爺，近聞得你得了性命，保唐僧往西天取經，如何不走西方，却回本山？」大聖道：「小的們，你不知道。那唐三藏不識實惡，我爲他一路上捉怪擒魔，使盡了平生的手段，幾番家打殺妖精，他說我行兇作惡，不要我做徒弟，把我逐趕回來，寫立貶書爲照，永不聽用了。」

衆猴鼓掌大笑道：「造化！造化！做甚麼和尚，且家來，帶携我們耍子幾年罷！」叫：「快安排椰子酒來與爺爺接風。」大聖道：「且莫飲酒。我問你：那打獵的人，幾時來我山上一度？」馬流道：「大聖，不論甚麼時度，他逐日家在這裏纏擾。」大聖道：「他怎麼今日不來？」馬流道：「看待來耶。」大聖吩咐：「小的們，都出去把那山上燒酥了的碎石頭與我搬將起來堆着。——或二三十個一堆，或五六十個一堆，堆着。我有用處。」那些小猴，都是一窩蜂，一個個亂搬了許多堆集。大聖看了，教：「小的們，都往洞內藏躲，讓老孫作法。」

那大聖上了山巔看處，只見那兩半邊，琴琴鼓響，噹噹鑼鳴，閃上有千餘人馬，都架着慶

犬，持着刀鎗。猴王仔細看那些人，來得兇險。好男子，真個驍勇！但見——

狐皮蓋肩頂，錦綺裹腰胸。袋插狼牙箭，胯掛寶雕弓。人似搜山虎，馬如跳澗龍。成羣引着犬，滿膀架其鷹。荆筐抬火炮，帶定海東青。粘竿百十擔，兔又有千根。牛頭攔路網，閻王扣子繩。一齊亂吆喝，散撒滿天星。

大聖見那些人佈上他的山來，心中大怒，手裏捻訣，口內念念呪詞，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氣，噓的吹將去，便是一陣狂風。好風！但見——

揚塵播土，倒樹摧林。海浪如山聳，渾波萬壘侵。乾坤昏蕩蕩，日月暗沉沉。一陣搖松如虎嘯，忽然入竹似龍吟。萬竅怒號天噫氣，飛砂走石亂傷人。

大聖作起這大風，將那碎石，乘風亂飛亂舞，可憐把那些千萬人馬，一個個——

石打烏頭粉碎，沙飛海馬俱傷。人參官桂嶺前忙，血染硃砂地上。附子難歸故里，檳榔怎得還鄉？屍骸輕粉臥山場，紅娘子家中盼望。

有詩爲證——

人亡馬死怎歸家？野鬼孤魂亂似麻。可憐抖擻英雄將，不辨賢愚血染沙。

大聖按落雲頭，鼓掌大笑道：「造化造化！自從歸順唐僧做了和尚，他每每勸我話道：『千日行善，善猶不足；一日行惡，惡自有餘。』真有此話！我跟着他，打殺幾個妖精，他就怪我行兇；今日來家，却結果了這許多獵戶。」叫：『小的們，出來！』那羣猴，狂風過去，聽得大聖呼喚，一個個跳將出來。大聖道：『你們去南山下，把那打死的獵戶衣服，剝得來家，洗淨血跡，穿了遮寒；把死人的屍首，都推在那萬丈深潭內；把死倒的馬，拖將來，剝了皮，做靴穿，將肉醃着，慢慢的食用；把那些弓箭鎗刀，與你們操演武藝；將那雜色旗號，收來我用。』

羣猴一個個領諾。那大聖把旗拆洗，總鬪做一面雜彩花旗，上寫着『重修花果山，復整水簾洞，齊天大聖』十四字，豎起杆子，將旗掛於洞外，逐日招魔聚獸，積草屯糧，不題。和尚二字。他的人情又大，手段又高，便去四海龍王，借些甘霖仙水，把山洗青了，前栽榆柳，後種松栢，桃李棗梅，無所不備，逍遙自在，樂業安居不題。

却說唐僧聽信狡性，縱放心猿，攀鞍上馬，八戒前邊開路，沙僧挑着行李，西行過了白虎嶺，忽見一帶林坵，真個是藤攀葛繞，柏翠松青。三藏叫道：「徒弟呀，山路崎嶇，甚是難走；却又松林叢簇，樹木森羅，切須仔細！恐有妖邪妖獸。」你看那猓子，抖擻精神，叫沙僧帶着馬，他使釘鈹開路，領唐僧竟入松林之內。

正行處，那長老兜住馬道：「八戒，我這一日其實餓了，那裏尋些齋飯我吃？」八戒道：「師父請下馬，在此等老豬去尋。」長老下了馬，沙僧歇了擔，取出鉢盂，遞與八戒。八戒道：「我也去。」長老問：「那裏去？」八戒道：「莫道我這一去，鑽冰取火尋齋至，壓雪求油化飯來。」你看他出了松林，往西行經十餘里，更不會撞着一個人家，真是有狼虎無人煙的去處。

那猓子走得辛苦，心內沉吟道：「當年行者在日，老和尚要的就；今日輪到我的身上，誠所謂「當家纔知柴米價，養子方曉父娘恩。」公道沒去處化！」却又走得瞌睡上來，思道：「我若就回去，對老和尚說沒處化齋，他也不信我走了這許多路。須是再多幌個時辰，纔好去回話……也罷，也罷，且在這草科裏睡睡。」猓子就把頭拱在草內睡下。當時也只說朦朧

朦朧就起來；豈知走路辛苦的人，丟倒頭，只管胸胸睡起。

且不言八戒在此睡覺，却說長老在那林間，耳熱眼跳，身心不安，急回叫沙僧道：『悟能去化齋，怎麼這早晚還不回？』沙僧道：『師父，你還不曉得哩。他見這西方上人家齋僧的多，他肚子又大，他管你，直等他吃飽了纔來哩。』三藏道：『正是呀；倘或他在那裏貪着吃齋，我們那裏會他？天色晚了，此間不是個住處，須要尋個下處方好哩。』沙僧道：『不打緊，師父，你且坐在這裏，等我去尋他來。』三藏道：『正是，正是，有齋沒齋罷了，只是尋下處要緊。』

沙僧綽了寶杖，竟出松林來找八戒。長老獨坐林中，十分悶倦，只得強打精神，跳將起來，把行李攢在一處，將馬拴在樹上，取下戴的斗笠，插定了錫杖，整一整緇衣，徐步幽林，權爲散悶。那長老看遍了野草山花，聽不得歸巢鳥噪。原來那林子內都是些草深路小的去處。只因他情思紊亂，却走錯了；他一來也是要散散悶，二來也是要尋八戒，沙僧不期他兩個走的是直西路，長老轉了一會，却走向南邊去了。

出得松林，忽抬頭，見那壁廂金光閃爍，彩氣騰騰。仔細看處，原來是一座寶塔，金頂放光。這是那西落的日色映着那金頂放光。他道：『我弟子却沒緣法哩！自離東土，發願逢廟燒香，見佛拜佛，遇塔掃塔。那放光的不是是一座黃金寶塔？怎麼就不會走那條路？塔下必有寺院，院內必有僧家，且等我走走。這行李，白馬，料此處無人行走，却也無事。那裏若有方便處，待徒弟們來，一同借歇。』

噫！長老一時晦氣到了。你看他拽開步，竟至塔邊，但見那——

石崖高萬丈，山大接青霄。根連地厚，峯插天高。兩邊雜樹數千顆，前後藤纏百餘里。花映草梢風有影，水流雲竇月無根。倒木橫擔深澗，枯藤結掛光峯。石橋下，流滾滾清泉；臺座上，長明明白粉。遠觀一似三島天堂，近看有如蓬萊勝境。香松紫竹，遶山溪，鴉鵲猿猴穿峻嶺。洞門外，有一來一往的走獸成行；樹林裏，有或出或入的飛禽作隊。青青香草秀，豔豔野花開。這所在分明是惡境，那長老晦氣撞將來！

那長老舉步進前，纔來到塔門之下，只見一個斑竹簾兒掛在裏面。他破步入門，揭起來，柱內就進，猛抬頭，見那石牀上側睡着一個妖魔。你道他怎生模樣——

青靛臉，白獠牙，一張大口呀呀。兩邊亂蓬蓬的鬚毛，却都是些胭脂染色；三四紫巍巍的鬚髯，恍疑是那荔枝排芽。鸚嘴般的鼻兒拱拱，曙星樣的眼兒巴巴。兩個拳頭，和尚鉢盂模樣；一雙藍腳，懸崖榴櫛槎。斜披着淡黃袍帳，賽過那織錦袈裟。拿的一口刀，精光耀映；眠的一塊石，細潤無瑕。

他也曾小妖排蟻陣，他也曾老怪坐蜂衙。你看他威風凜凜，大家吆喝，叫一聲爺。他也曾月作三人壺酌酒，他也曾風生兩腋盞傾茶。你看他神通浩浩，霎着下眼，遊遍天涯。荒林喧鳥雀，深莽宿龍蛇。仙子種田生白玉，道人伏火養丹砂。小小洞門，雖到不得那阿鼻地獄，楞楞妖怪，却就是一個牛頭夜叉。

那長老看見他這般模樣，說得打了一個倒退，遍體酥麻，兩腿酸軟，即忙的抽身便走。剛轉了一個身，那妖魔，他的靈性着實是強大，撐開着一雙金睛鬼眼，叫聲「小的們，你看門

外是其麼人。」一個小妖就伸頭望門外一看，看見是個光頭的長老，連忙跑將進去，報道：「大王，外面是個和尚哩。鬚頭大面，兩耳垂肩，嫩刮刮的一身肉，細嬌嬌的一張皮，且是好個和尚！」

那妖聞言，呵聲笑道：「這叫做個「蛇頭上蒼蠅，自來的衣食」！你衆小的們疾忙趕上去與我拿將來。我這裏重重有賞。」那些小妖，就是一窩蜂，齊齊擁上。三藏見了，雖則是一心忙似箭，兩脚走如飛，終是心驚胆顫，腿軟脚麻；況且是山路崎嶇，林深日暮，步兒那裏移得動；被那些小妖，平抬將去。正是——

龍游淺水遭蝦戲，虎落平原被犬欺。縱然好事多磨障，誰像唐僧西向時？

你看那衆小妖，抬得長老，放在那竹籬兒外，歡歡喜喜，報聲道：「大王，拿得和尚進來了。」那老妖，他也偷眼瞧一瞧，只見三藏頭直上，貌堂堂，果然好一個和尚。他便心中想道：「這等好和尚，必是上方人物，不當小可的；若不做個威風，他怎肯服降哩？」陡然間，就狐假虎威，紅鬚倒豎，血髮朝天，眼睛迸裂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帶那和尚進來！」衆妖們，大家響響的答應了一

聲『是，』就把三藏望裏面只是一推。這是「既在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？」三藏只得雙手合着，與他見個禮。

那妖道：『你是那裏和尚？從那裏來到那裏去？快快說明！』三藏道：『我本是唐朝僧人，奉大唐皇帝勅命，前往西方訪求經偈。經過貴山，特來塔下謁聖，不期驚動威嚴，望乞恕罪。待往西方取得經回東土，永註高名也。』那妖聞言，呵呵大笑道：『我說是上邦人物，果然是你！正要吃你哩！却來的甚好甚好！不然，不錯放過了你？該是我口內的食，自然要撞將來，就放也放不去，就走也走不脫！』叫小妖：『把那和尚拿去綁了！』果然那些小妖，一擁上前，把個長老繩纏索綁，縛在那定魂樁上。

老妖持刀又問道：『和尚，你一行有幾人？終不然，一人敢上西天？』三藏見他持刀，又老實說道：『大王，我有兩個徒弟，叫做豬八戒，沙和尚，都出松林化齋去了。還有一擔行李，一匹白馬，都在松林內放着哩。』老妖道：『又造化了兩個徒弟，連你三個，連馬四個，殺吃一頓了！』小妖道：『我們去捉他來。』老妖道：『不要出去，把前門關了。他兩個化齋來，一定尋師父吃；』

尋不着，一定尋着我門上。常言道：「上門的買賣好做。」且等慢慢的捉他。」衆小妖把前門閉了。

且不言三藏逢災，却說那沙僧出林找八戒，真有十餘里遠近，不曾見個莊村。他却站在高埠上正然觀看，只聽得草中有人言語，急使杖撥開深草看時，原來是馱子在裏面說夢話哩；被沙僧揪着耳朵，方叫醒了，道：「好馱子啊！師父教你化齋，許你在此睡覺的！」那馱子冒冒失失的醒來道：「兄弟，有甚時候了？」沙僧道：「快起來！師父說有齋沒齋也罷，教你我那裏尋下住處哩。」

馱子懵懵懂懂的，托着鉢盂，拈着釘鈿，與沙僧竟直回來。到林中看時，不見了師父。沙僧埋怨道：「都是你這馱子化齋不來，必有妖精拿師父也！」八戒笑道：「兄弟，莫要胡說。那林內是個清雅的去處，決然沒有妖精。想是老和尚坐不住，往那裏觀風去了。我們尋他去來。」二人只得牽馬挑擔，收拾了斗篷，錫杖，出松林，尋找師父。這一回，也是唐僧不該死。他兩個尋

一回不見，忽見那正南下有金光閃灼。八戒道：「兄弟啊，有福的只是有福。你看師父往他家去了。那放光的是座寶塔。誰敢怠慢？一定要安排齋飯，留他在那裏受用。我們還不走動些，也趕上去吃些齋兒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啊，定不得吉凶哩。我們且去看來。」

二人雄糾糾的，到了門前，呀！閉着門哩。只見那門上橫安了一塊白玉石板，上鐫着六個大字：「碗子山波月洞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啊，這不是甚麼寺院，是一座妖精洞府也。我師父在這裏，也見不得哩。」八戒道：「兄弟莫怕。你且拴下馬匹，守着行李，待我問他的信看。」那獸子舉着鈹，上前高叫：「開門！開門！」那洞內有把門的小妖，開了門，忽見他兩個的模樣，急抽身，跑入裏面報道：「大王買賣來了！」老妖道：「那裏買賣？」小妖道：「洞門外有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與一個晦氣色的和尚來叫門了！」老妖大喜道：「是豬八戒與沙和尚尋將來也！」——噫，他也會尋哩！怎麼就尋到我這門上？既然嘴臉兇頑，却莫要怠慢了他。」叫：「取披掛來！」小妖抬來，就結束了，綽刀在手，竟出門來。

却說那八戒，沙僧，在門前正等，只見妖魔來得兇險。你道他怎生打扮——

青臉紅鬚赤髮飄，黃金鎧甲亮光饒。裹肚襯腰礮石帶，攀胸勒脇步雲縲。閑立山前風吼吼，悶遊海外浪滔滔。一雙藍靛焦筋手，執定追魂取命刀。要知此物名和

姓，聲揚二字喚黃袍。

那黃袍老怪，出得門來便問：『你是那方和尚，在我門首吆喝？』八戒道：『我兒子，你不認得？我是你老爺！我是大唐差往西天去的！我師父是那御弟三藏。若在你家內，趁早送出來，省了我釘鈹築進去！』那怪笑道：『是，是，是有一個唐僧在我家。我也不曾怠慢他，安排些人肉包兒與他吃哩。你們也進去吃一個兒，何如？』

這獸子認真就要進去。沙僧一把扯住道：『哥啊，他哄你哩。你幾時又吃人肉哩？』獸子却纔省悟，掣釘鈹，望妖怪劈臉就築。那怪物側身躲過，使鋼刀急架相迎。兩個都顯神通，縱雲頭，跳在空中廝殺。沙僧撇了行李，白馬，舉寶杖，急急幫攻。此時兩個狼和尚，一個潑妖魔，在雲端裏，這一場好殺，正是那——

杖起刀迎，鉞來刀架。一員魔將施威，兩個神僧顯化。九齒鉞真個英雄，降妖杖誠然兇咤。沒前後左右齊來，那黃袍公然不怕。你看他蘸鋼刀，晃亮如銀，其實神通也爲廣大；只殺得半空中，霧透雲迷；半山裏，崖崩嶺炸。一個爲聲名，怎肯干休；一個爲師父，斷然不怕。

他三人在半空中，往往來來，戰經數十回合，不分勝負；各因性命要緊，其實難解難分。畢竟不知怎救唐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